

· 段心强 ·



chongbaide yu zuzhoude

· Duan Xinqiang ·

崇拜的与诅咒的



崇拜的与诅咒的

段 心 强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许怀宋

崇拜的与诅咒的

段心强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1/32开，印张10.5，插页2，字数 179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041-041-1/G·45

统一书号：7363·127 定价：(平装)1.80元(压膜)2.00元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他们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件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

题，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记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乏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夏于北京

目 录

- 大兴安岭的搏斗与沉思……………(1)
——特大森林火灾的前前后后
- 保卫塔河……………(22)
——记荣获集体一等功的步兵某师
- 生死搏斗……………(43)
- 同是火灾两种命运……………(63)
——大兴安岭盘中林场与马林林场的对比
- “三过家门而不入”增补……………(70)
——记解放军某部代理连长肇裕升忘我扑火的事迹
- 老山恋……………(78)
- 不是“因为偶然的出身”……………(84)
——济南空军高干邹鸿鹤送儿上战场的事迹
- 没有番号的部队……………(100)
——记云南边境各族人民支援老山前线的事迹
- 讲求改革的“艺术性”……………(111)
——沈阳一批企业是如何对待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的
- 讲求运用自主权的“艺术性”……………(116)
——访沈阳电缆厂厂长徐有洋

-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 (121)
 ——记沈阳变压器厂实事求是改革的事迹
- 0——2000万…………… (134)
 ——记改革给周口地区味精厂带来的变化
- 小舞台 演大戏…………… (145)
 ——记项城县纺织机械厂改革后的变化
- 且看黄铜“大旅行”…………… (155)
 ——从沈阳两厂铜的流向看旧物资供应体制的弊端
- 80年代新“孟泰”…………… (160)
 ——记鞍钢半连轧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赵成顺
- 求索八年…………… (169)
 ——记鞍钢无缝钢管厂原厂长王泽普
- 权力上的“污垢”…………… (186)
 ——张东辉不幸遭遇的症结所在
- 两眼注视着市场…………… (195)
 ——宜宾地区几个专业户勤劳致富的故事
- 是非评说(上)…………… (201)
 ——梁山县纠正倪令文案纪实
- 政策与面子(中)…………… (209)
- 欢乐与忧虑(下)…………… (213)
- 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 (215)
 ——记沈阳市农民企业家苏立文在改革中的变化
- 粮多了怎么办?…………… (228)
 ——吉林省解决粮食出路述评

从粮食基地到牧业基地·····	(233)
——吉林省解决粮食出路述评之二	
兴衰之间·····	(238)
——东北三省乡镇企业发展述评	
人生“三部曲”·····	(242)
——访著名农业科学家金善宝	
一个死缓犯的奇特历史·····	(249)
当代“伯乐”·····	(266)
——栖霞县城镇大队支书史桂开扶植人才的动人事迹	
死刑？还是无罪？·····	(278)
——沈阳中级人民法院澄清赵恒东案的事迹	
三个书记“一台戏”·····	(287)
——记新民县委领导抓教育的故事	
让偏瘫病人站起来·····	(292)
——记北京偏瘫康复医院负责人李文祥、李文忠	
“李渊桥案”折腾记·····	(297)
夜幕下的交易·····	(305)
虎门犬子·····	(318)
后 记·····	(328)

大兴安岭的搏斗与沉思

——特大森林火灾的前前后后

摆脱了火灾蹂躏的大兴安岭，如今正在重整河山，再植新绿。军民们在焦土上栽植的几万株树苗，生机脉脉。当灭火救灾的队伍带着依依惜别的深情陆续撤走的时候，疏散出去的灾民相继归来重建家园；大批建筑施工队伍和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开到；推土机在废墟上繁忙地为即将施工的新建筑工地奠基；被烧毁的道路、桥梁和通讯设施在全面修复；有的林场已经恢复生产，满载着林区工人心意的原木开始运出山来……

大森林在复苏，大兴安岭在沉思！历史将永远记着原始森林28天人与火奋战的英雄业绩，记着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

罕见的火灾！意外，也在意中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时候，记者正在黑龙江省采访，听说山里起火，可没放在心上。大

兴安岭森林火灾年年有，1966年以来就有七八百起，虱子多不咬人，烧上几天，火熄人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料到这次火灾不一般，很快就有准信传来：齐齐哈尔、大庆市已接到通知，准备接收伤员和转送灾民。

“啊，有这么严重！”得到消息的第二天，记者便来到了火灾现场。在飞机上俯瞰火中的大兴安岭，浓烟滚滚，遮天蔽日，一道道火线象一条条火龙到处乱窜，一棵棵燃烧的树象一支支已经点着的蜡烛。火车站、候车室、月台上，站里站外挤满了逃难的灾民。他们手持灭火前线指挥部签发的免费乘车证，焦急地等待着南去的列车。

随处可以听到火灾现场的目击者们交谈各自经历的情景：

阎福林(古莲林场党总支书记)：5月7日下午6时，我看到漠河县城好象升起一个巨大的火柱，几十米高。上边，漆黑；中间，深红；下边，浅黄。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汽车灯的强光，也只能射透两三米。很快，全城一片火海：贮木场着了，房屋着了，木院墙着了，一堆接一堆的木头片子着了。我家在漠河城里，东西全被大火烧光了。

王玉坤(漠河县城居民)：大火到漠河城时，我在山上打火，听到县城被烧，撒腿就往家跑。一路

看到：汽车、拖拉机停在那里呼呼地燃烧，有的只剩下铁壳子。电线杆子也被烧酥了，我家旁边的那一根，水泥一块块裂开，掉了下来，里面的钢筋眼看着熔化，弯弯曲曲，象一条红色的蚯蚓。一座座房子变成一堆堆火。俺家的小屋也不例外。我回到家里，发现爹娘都已闷死在地窖里，钱柜里的现金变成一堆黑灰儿。

何道泉(解放军某集团军军长、灭火前线指挥员)：5月6日，大兴安岭5个地方，差不多同时起火。它们是古莲林场、河弯林场、依西林场、兴安林场、盘古林场。位置在北纬53度左右，东经120度到125度之间，漠河到塔河铁路沿线。7日，林海黑烟漫漫，烈焰腾腾。百年老树烧成木炭，贮木场近百万方木材化为飞灰，3个城镇和7个林场居民区变成废墟，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

一场巨大的灾难！

然而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气象局有过警报：前不久，气象局已经预告，大兴安岭今年受贝加尔湖气流影响，风大，次数多，时间长。可燃物中含水量低，火情等级最高要达到5级——强烈燃烧级。

领导机关有提醒：半年前，中央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到漠河，看到全城的木头房子、木头院墙，院里屋里又堆满木头样子，曾提醒有关领导：漠河一

且起火，岂不要火烧连营？！

科学家有过建议：我国著名的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教授走遍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在哈尔滨千人大会上向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林区防火设施太差，瞭望塔、汽车、摩托车、电台、防火公路都缺乏。至于飞机空中灭火更无条件了。特别是瞭望塔和电台设置不够，甚至错报火警。”

大小火灾有警告：本报4月24日报道：“黑龙江省14日一天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14起。”

这说明，这场大火绝不是不能预料、不可阻止的浩劫！

要说在这些提醒、建议、警报、警告面前，有关部门都没一点警觉，也不是事实。林业部发过紧急通知，不少林场用红字把森林法写在墙上，“护林防火”的标语比比皆是。然而，这场大火象故意嘲弄人似的，不但烧了树林，而且把这些“通知”烧成灰烬，把墙上的红字烧成黑字，把一幅幅标语烧得残缺不全。这是为什么？一件事对这个问题作了耐人寻味的回答！记者在盘古林场的防火检查站，看到墙上写着“饭可以不吃，火不可不防”的标语，可一位值班的青年却在悠闲地弹吉他。不远的地方起了大火，他都没有发现。

火急，情切，军号嘀嗒，列车飞驰

“绿色宝库”在燃烧！

大兴安岭人民在受难！

在机场上，第一架冒火顶烟钻进漠河县西林吉镇探灾的民航“米8—842”直升机机长孔祥玉对记者说：“当地受灾群众不怕火烧，不怕挨饿受冻，就怕外面不知道他们受灾的情况。”

“中央知道我们这里着火了吗？”

“什么时候派人救我们出火海呀？”

灾区儿女在向党、向祖国母亲呼救。

5月7日，“火烧连营”当晚，驻军边防某团就拍出了“西林吉一片火海”的电报。

5月8日，国务院领导同志通过电视台播映的卫星云图，发现了大兴安岭有个异乎寻常的灾区，向有关部门询问，得知大兴安岭起火的消息。赵紫阳总理一天之内六次询问火情、灾情。

很快，离大兴安岭较近的某集团军受命驰援，率先赶到火场；随即，国务院成立了灭火救灾领导小组；接着，李鹏副总理赶到灾区。一场大规模的灭火救灾战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指挥下打响了。

5月13日，一次特别的国务院现场办公会，在火场废墟中、在焦土上、在呛人的空气里紧张地进行。

打火急需人！林区人口本来就少，又受灾疏散出去不少。会上，李鹏当即决定，增派两万部队上山打火救灾。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立刻表示：“军队可以马上集结，就看铁路能不能运送上来。”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华茂昆接过话茬保证：“要我们运送多少人就运送多少，要什么时候运到就什么时候运到！”

军号嘀嗒，列车飞驰。国务院现场办公会结束后仅3个小时，几个集团军两万官兵就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以特急行军速度，一路绿灯向北国边陲进发。两天中，便有55趟军列奔赴前线。

记者爬上一列辽宁开来的列车前往火场，发现整节“闷罐车”，只有自己披着一件大衣。原来，战士们接到命令来不及回营房取棉衣便上了火车。随着列车北进，互相以体温取暖的战士们冻得越挤越紧，却听不到一声怨言。记者问同车的一位指挥员：“没有棉衣战士们上山能行吗？”他用无可争辩的口气说道：“救火如打仗，当年我们就是穿着单衣服跨过鸭绿江的。”停一下，又说：“部队军衣随后就到。”说着，递过来一叠“花纸”，是一张张展开的烟盒、罐头商标、包装纸片，上面写满了战士们的简短决心：“有我无火！”“在烈火中接受党的考验！”

与身边一位操着河北口音的战士聊起来，他是

参军刚一年的新兵，不到20岁。

“打过火吗？”

“没有。长这么大没到过森林，压根不知道山火是什么样。”这时，车厢里有人带头唱起《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能回来，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白……

列车载着战士的歌声进入塔河，没等车停稳，早已等候在车站上的林区群众就涌向各节车厢，抢着往战士的水壶里灌水，硬把面包、烧饼、麻花塞进战士的怀里。少先队员递上写着“献给解放军叔叔”的熟鸡蛋……人群中响起“感谢亲人解放军灭火救灾”的口号声。列车带着期望，带着嘱托，开进火区。

军民云集；“二号”“三号”

灭火器抖威风

军民云集，战幕拉开。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记者亲眼看到5万军民，在长200公里，宽七八十公里的大战场上，打响了一场规模空前、气壮山河的立体扑火战斗。

大火在东西两线燃烧，扑火大军从两边迎击。汽车在林间公路上奔跑，飞机在林区上空盘旋。路上尘土飞扬，林中扑火的吼声震天，灭火器、推土机、装甲车齐鸣，山摇地动。哪里有火，哪里就摆开打火的战场：或以山川河流为线，打成隔离带，然后分割围歼；或以铁路、公路为界，针锋相对，生死搏斗。一个油库、一个贮木场，一个弹药库都决不放弃。打树冠火，扑地面火，铲地下火，让火无处存身。

在东线，记者亲眼看到某集团军大胡子师长吴长富、政委刘森、参谋长张向春如何指挥战斗。东线的塔河是大兴安岭北部的重镇，是著名的“黄金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是东部与南部原始森林的屏障。而且四周树草丛生，郁郁苍苍，只要有火星，就会燎原，毁灭全城，向东向南延燃。中央指示：死保塔河。而要保住塔河，首先要保住绣峰——塔河的大门。为了保绣峰，保塔河，指挥员带领战士在火场上连续奋战了7天7夜。林密草深，没有道路，他们徒步观察火情，决定作战方针，科学布置兵力；在生活上，他们和战士一样，一天三顿饼干，靠山水、冰块和桦树汁止渴；一件军大衣又是衣服，又是被子，还是打火工具。哪里最危险、最激烈，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开始，缺乏经验的队伍见火就打，硬拚硬顶。

勇敢的战士手舞树条，迎火而上，有的头发烧焦，有的手和脸被灼伤。塔河县长荆加良心疼地鸣枪让他们撤退。吴大胡子师长借着火光看到问题的症结，认识到火头太旺，硬顶不但牺牲会大，最后塔河也保不住，决定以火攻火。他们调集4个团的兵力，4个小时打成20公里的防火道，接着趁风势向大火的方向点起一把火。两火相拚，全都熄灭，初战告捷。

记者多次跟这个师上山打火，他们的表现真不愧“铁军”称号。大兴安岭平均每公顷只有路1.1米，比伊春林区少0.9米，比先进国家的林区少3.3米。密林中，荆棘绊脚，行走很困难，眼看着火，真着急！尽管如此，他们仅用几天时间就跑了几百里路，打灭了1000多个火点。“东线胜利了！”欢呼声一响，几百名困乏至极的指战员“哗”地一下倒在地上酣睡了。某团团长刚刚还要求新的任务，一听到胜利的消息，象半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睡着了，头部碰到石头，面部扎破了，可他全然不觉。一个战士听到胜利的呼喊，倒在还有残火的灰里就睡，另一个战士去抱他，一脱离了残火，两个人一块倒下睡着啦。

他们多么想睡上两天，但只休息两小时，又奔往西线支援。

西线的扑火战斗打得更艰苦。